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十四回 大總裁私意污文

卻說聖旨一下，三部大臣只得遵旨辦理。嚴嵩奉調革職留任，嚴二枷號不提。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梭，不覺又過三個月餘。其時嚴二業已鬆枷，復回嚴府，嚴嵩亦開復原職。惟嚴二挾恨張老兒，時刻要尋事陷害，所恨無隙可尋，暫且隱忍。

又說元春見海瑞屢次有恩於父，心中十分感激。時對父母說道：「海老爺在我們店中，將近住了兩年。父親屢屢受他大恩，自愧我們毫無一些好處報效，心中甚是過意不去，如何是好？」張老兒道：「海老爺是一個慷慨的人，諒亦不在於此。

只是我們須記在心上，好歹報一報他的大恩就是。」

一日元春偶見海瑞足上的鞋子破了，便對父親說道：「你看海恩人的鞋子也穿破了，我意欲親做一雙送他，聊表我們的心，以為報恩之意。不知可否？」張老兒道：「如此甚好，亦使他知我父女的心。」便即時到街上去，買了鞋面上等南緞、絲絨布裡等項。買齊回家，交與元春。元春道：「父親可到海老爺房中，尋他一雙舊鞋來，做個樣子，大小不致失度呢。」

張老聽了，急急走到海瑞房中，見了海瑞道：「海老爺，我意欲與你老人家借件東西，不知肯否？」海瑞道：「你老人家要什麼去用，只管說來。」張老兒道：「小老看見老爺雲履十分好樣，意欲借一隻去，依樣造雙穿穿，不知肯否？」海瑞道：「這有什麼要緊？」便親自取了一隻舊鞋，交與張老兒。張老兒接過鞋來，就揖道：「改日送還。」遂相別，直拿到裡面交與元春，元春便收下。

次日照著式樣，把緞子裁了四頁鞋面，親自用心描繡。不數日已經繡起，果然繡得如生的一般。又將絲線滾鎖好了，隨又拿白布裁砌成底，不數日業已告竣了，是日將新並舊一齊遞與父親送去。張老兒接鞋一看道：「我兒果然做得華麗。」即便欣然手舞足蹈，急急的到街上買了一盤饅頭，回家將一個盒子盛了，送進客房，見了海瑞，納頭便拜。海瑞不知其故，忙挽起說道：「老人家，此禮何來？」張老兒道：「小老屢蒙老爺恩庇，無可為報。昨小女親繡朱履一雙，送與老爺穿著，聊表寸心而已！」海瑞道：「不過略為方便，何足為念？又勞姑娘費心，斷不敢領惠。」張老兒道：「小女區區薄意，豈足為敬。老爺如不肯賞臉，使小老合家不安。」海瑞道：「既蒙你父女一番心意，在下只領一隻足矣，餘者決不敢領。」張老兒笑道：「鞋是一對的，哪有受一隻之理！」海瑞道：「我本不敢收的，只是你老人家一番厚意，故此不得已收下一隻，以為他日紀念。」

張老兒道：「收下一隻，也就罷了。只是這幾個點心，還要望老爺再一賞臉如何？」海瑞道：「受了鞋，這就夠了，點心是決不敢領的。」張老兒再三央求，海瑞決不肯領，張老兒無奈收回。海瑞受了這一隻鞋子，看見果然刺繡得好，玩視良久，收置箱中。暫且按下不提。

又說嚴二一心挾恨著張老兒，恨不得一時尋事陷害於他。

適值嘉靖有旨，要選宮妃，凡有人間美女，俱著有司送京候選。

這旨意一下，各省欽選，紛紛挑選，陸續進京，自不必說。嚴二聽了這個消息，滿心歡喜，自思此恨可消矣。遂將元春名字面貌令畫工繪了，就假傳嚴嵩之意，送到大興縣來。那大興縣姓鐘名法三，見了畫圖，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天下哪有這樣的美女子，真天畫國色也！」遂即時來到張老兒店中，把張老兒喚了出來，倒把張老兒嚇了一跳，戰戰兢兢的出來跪著。知縣道：「聞得你的女兒生得美豔，當今皇上，亦已知道。現有畫圖發下，著本省前來相驗。可即喚出來，待本縣驗過，好去復旨。」張老兒道：「小女乃是村愚下賤，蒲柳之姿，怎能配得天子？」知縣道：「這是皇上旨意，好好叫她出來一看就是。」張老兒不敢有違，只得進裡面把元春喚了出來。

元春大驚失色，只得隨父親出來，見了知縣，深深下拜。

知縣定睛一看，果然勾人魂魄，說道：「果與畫圖上不差。今可隨了本縣回署，令人教習禮儀，待等香車寶馬送進宮去，管教你享不盡富貴。」就即吩咐左右，立喚一乘小轎上來，將張氏先送進署去。張老兒哪肯容去，急急喚了仇氏出來，一齊跪在地下哀懇。知縣哪裡肯，吩咐速速上轎，如違以抗違聖旨定罪。張老兒不敢再抗，眼巴巴望著女兒上轎而去，知縣押後而行。仇氏哭倒在地，反是張老兒再三勸慰。時海瑞亦來相慰道：「二位不必悲泣，令愛具此才貌，此去必伴君王的。二位就是貴戚，富貴不絕的。況他是奉旨來召，縱是哭留，也是無用。」

張老兒聽了，方才漸漸止了哭泣，只得安心靜聽消息。正所謂：眼望捷旌旗，耳聽好消息。

再說元春被知縣喝令左右強扶上轎，來到內署，幸有知縣夫人為她寬慰。元春自思薄命紅顏，今已至此，亦不悲泣了。

知縣大喜，立時令人製造香車寶馬以及錦繡衣服。忙了半月，諸事停當，此時元春亦習熟了見君的大禮。鐘知縣便來見內監王愷，將元春來歷備細告知，懇托王愷代奏。王愷應允，乘便奏知。

嘉靖大喜，即命王愷以宮車載入內庭。果見元春生得如花賽玉，雖西子、太真無以過之，龍心大悅。令備宴在西華院，與元春歡宴。是夜，帝與元春共寢，十分歡喜，次日即冊為貴妃。令內監持千金賜與知縣，將張老兒欽賜一品，仇氏為承恩一品夫人，另有彩緞、黃金、玉璧等項，賜賚甚厚。

此際張老兒乍膺顯爵，又得欽賜許多東西，竟不知所措，惟有望闕幾叩而已。又來叩謝知縣。鐘法三看他個國戚，急急開門迎接，備極謙厚。張老兒道：「小女若非大老爺，焉有今日！此恩此德，何時可報？」知縣道：「豈敢，此是娘娘洪福，與僕何干？但是國戚，向有定制。公今既為貴戚，自當珍重，舊業合行棄卻矣。」張老兒道：「大老爺吩咐，本當從命。」

但是小店尚有一位海老爺在店中，住了二載有餘。今一旦改業，豈不撇下了他？」知縣道：「這是客人，哪裡住不得？何必介意。」張老兒道：「不是這般說。這位海老爺雖是個客人，然有大恩於我家者也。今得富貴，豈忍棄之。」知縣道：「既是恩人，不忍相棄，就留下這店與他居住就是。大人與夫人可到敝衙來住。待等造了府第，然後遷去便了。」

張老兒應諾，告別回店，將此事對海瑞說知。海瑞道：「這是本該如此。但寶店物件太多，只恐在下一時不能照拂，若有遺失，心中過意不去。況且場期在即，會試後即便言旋。久欲遷住別店，恰好相值，就此交還老大人便了。」張老兒道：「如此豈非是老拙故意推出恩人麼？這卻反為不美。如今恩人且再屈些時，待會試後再去不遲。若今日遷去，人皆說我負心人也。」再三強留，海瑞只得住下。未幾便是場期，海瑞打點會試，自不必說。

再說是歲會試大典，嘉靖帝欽點幾賢大臣為大總裁。你道哪幾位？

大總裁通政司嚴嵩，大總裁禮部尚書郭明，副總裁兵部侍郎唐國茂，副總裁詹事府左春坊胡若恭，提調官兵部侍郎王瑯，監試官太僕寺卿沈蔚震，巡風官光祿寺卿應元，監試官內閣學士劉彬。

內簾同考官：翰林院侍讀學士朱卓雲，翰林院檢討伍相，刑部主事劉瑾，工部郎中李一敬，戶部郎中果常，給事員外郎白亮祖，太子洗馬鄒升，翰林院侍讀學士呂知機，侍讀學士胡湍，太常寺少卿陸和節。

外總巡察官：步軍統領一等承恩齊國公張志伯，左衛都指揮開國誠意伯劉椿。

其餘在事人員，不必多贅。到了三月初六日，各官入闈時，嚴嵩是個大總裁，自然另具一番模樣。各官俱不心服。嚴嵩與眾人大大不相能，所以各懷異向之心，暫且不表。

到初八日，各省舉子紛紛入闈，海瑞亦到貢院，點名已畢，各歸號舍。初九日五更就出題目：首題：「大學之道」一章。次題：「君子務本」一節。

三題：「足食足兵」一章。詩題：「賦得春雨如膏」得速字五言八韻。

題目一下，各舉子潛思默想。海瑞更不思索，一揮而就。

頭一個交卷，就是姓海的。到了二場，五經文論，海瑞作得十分流利。三場策問，亦中時弊。海瑞自忖今科幸或獲售，亦未可定，遂在店中靜候放榜。

再說海瑞的卷子，是朱卓雲首薦上去，三位總裁俱稱歎不已，以為會元非此卷卻再沒有第二卷可得的，僉謂宜置第一。

惟嚴嵩懷恨妒忌，自忖他們看我不上眼，我是個正總裁，主政在我，我卻偏偏不中他，遂在卷上面故意弄了油脂在上面。

到揭曉日，四位總裁都在至公堂上，共議五魁，三位都說此卷可以中元。惟嚴嵩搖首道：「不得，不得。」眾問何故。嚴嵩道：「列位還不曾看見麼？你看上面沾有油脂，這卻不得越例的了。」郭明道：「這是我們裡面沾了的，卻不與舉子相干。

若是自行打污的，收卷官就有證明，房師也不薦上來了，豈可因此屈了此人之才！」嚴嵩道：「但看其文理尤甚平常。」竟不中之。故意將卷子撒開，另取別卷抵換。正是：功名皆命定，偏遇喪良人。

畢竟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